

从契丹文墓志看辽代汉语“儿”字的音值

傅 林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通过整理契丹小字原字与汉语音类的对应,可以确认契丹小字墓志中用于拼写人名的“𡗗𡗘”对应的汉字是“儿”,其音值是[ʒi]。除此之外,“儿”还有“𡗗𡗘”[iʃi]、“𡗗𡗘”[iʃi]等拼写形式,这些形式代表了契丹语和汉语接触的不同层次,“𡗗𡗘”[iʃi]、“𡗗𡗘”[iʃi]是用契丹语近似音值匹配汉语音值的结果,“𡗗𡗘”则是专门为记写汉语语音而设计的符号。

关键词:契丹小字;墓志;辽代汉语;“儿”字音值;语言接触层阶

中图分类号:H1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6)01-0065-06

汉语语音史中,“儿”字的音值是古今变化较大的字音之一,是重要的音系特征观察指标。考察“儿”字(以及同声韵地位的“而、二、耳”等字)的历史音值,一般依靠汉语韵文、韵书中的字音关系来推导,难以直接得出具体音形。1922年以来,契丹文墓志陆续出土,其文本中包含大量汉语借词,为我们观察辽代北方汉语“儿”类字音值提供了便利。

我们先观察契丹小字《耶律永宁郎君墓志铭》《故耶律氏铭石》和《金代镇国上将军墓志铭》^①三方墓志中出现的疑似汉字“儿”的契丹文拼写^②:

[𡗗 𡗘]	𡗗	𡗘	尔火	永宁 13 ^③
	ŋ-iŋ	?	⊙-ui	
	迎	?	娘子	

[𡗗 𡗘]	𡗗	𡗘	今𡗗伏	故 18
	uaŋ	?	pu-iʃ-ni	
	王	?	夫人	

[𡗗 𡗘 𡗘]	𡗗	𡗘	𡗘	镇 43
	k-u	k-u	?	
	姑	姑	?	

括号中是三处明显的汉族式人名,因为除了音节结构为典型的汉字音外,还使用了专门拼写汉字

收稿日期:2015-09-21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河北方言的语音层次及其形成机制研究”(HB14YY041);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契丹、女真传世文献整理与研究”(14JZD036)

作者简介:傅 林(1981-),男,河北献县人,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语言学、语言接触。

①原称“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铭”。

②契丹小字的基本文字单位为原字,如𡗗和𡗘等。本文用方括号标出待分析的词语,用“-”分隔不同原字的音值,用“⊙”表示目前尚不明确的原字音值。文献名称简称后的数字为引文所处的原始文本行数。

③除特别说明外,本文所引契丹小字文本来自刘凤翥《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中华书局,2014年。

音的原字,如用、𡗗和𡗘。并且,根据上下文,可以确定其均为女子名^{①-③}。三个人名的最后一字“𡗘”即是我们要讨论的汉字“儿”的拼写。

清格尔泰等^④已经考释出上述人名中所用 𡗗、用、𡗘、儿、𡗙 等原字所对应的中古汉语的声韵类别,且根据这些对应关系,又推定了原字的音值:

原字	中古汉语音类	推定音值
𡗗	疑母;曾梗摄禅母字韵母或韵尾	ŋ
用	曾梗摄三四等非知系字韵母	iŋ
𡗘	宕摄合口一等字韵母	uaŋ
儿	见母	k
𡗙	遇摄一等字韵母;效流摄韵尾	u

以此为基础,虽然我们没有与上述三方墓志直接相关的汉文文献,无法直接确定三个人名所用的具体汉字,但能够确定各人名首字所用汉字的范围^⑤:

𡗗用:	迎、凝
𡗘:	王、往、旺、汪
儿𡗙:	姑、古、鼓、故、顾、雇、估、孤、辜

这三个字我们参考一般的命名习惯^⑥,暂定为“迎、王、姑”。我们要讨论的重点是三个人名的最后一个字“𡗘”。这个字学界一般释为“日”字,如郑晓光^⑦、爱新觉罗·乌拉熙春^⑧和刘凤翥^⑨。本文认为此字为“儿”字。下面展开对其字音的分析。

先看 𡗘 所对应的汉语音类,其中,𡗘 对应中古汉语的日母,证据是:

契丹文拼写	对应汉字	汉字声类	汉字韵类	出处
𡗘雨	仁	日母	臻开三	《仁懿皇后哀册》3
𡗘文𡗘	冉	日母	咸开三	《耶律奴墓志》46 ^⑩
𡗘亦	润	日母	臻合三	《故耶律氏铭石》16

一个重要事实是:原字 𡗘 只用来拼写汉字音,未见拼写契丹语词的情况。可知它是为汉字音专门设计的符号。

再看原字 𡗘,它只对应汉语止摄开口三等字中精、庄、章组声母字的韵母,与原字 𡗘 的分布有交叉,对比:

𡗘𡗘	刺	精组清母	止开三	《萧图古辞墓志》8
𡗘𡗘	事	庄组生母	止开三	《皇太叔祖墓志》2
𡗘𡗘	侍	章组禅母	止开三	《皇太叔祖墓志》2
𡗘𡗘	使	庄组生母	止开三	《萧图古辞墓志》9
𡗘𡗘	诗	章组书母	止开三	《尚食局使墓志》 ^⑪ 27
𡗘𡗘	西	精组心母	蟹开三	《萧仲恭墓志》16

①这里只列常用汉字,不列生僻字。

②指辽代人的命名习惯,主要参考出土的辽代碑铭中的汉语人名。

③石金民、于泽民将该词首原字摹写为 𡗘,经核对拓片,实为 𡗘 之误,参见石金民、于泽民《契丹小字〈耶律奴墓志铭〉考释》,载于《民族语文》2001年第2期。

④郭添刚等将此墓志命名为“萧居士墓志”,参见郭添刚、崔嵩、王义、刘凤翥《契丹小字金代〈萧居士墓志〉考释》,载于《文史》2009年第1期;今参考即实改为“尚食局使墓志”,参见即实《谜田耕耘:契丹小字解读续》,辽宁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

𠄎	期	见组溪母	止开三	《郎君行记》5
𠄎	持	知组彻母	止开三	《皇太叔祖墓志》2
𠄎	室	章组禅母	臻开三人	《萧仲恭墓志》16
𠄎	十	章组禅母	深开三人	《耶律副部署墓志》20
𠄎	食	章组船母	曾开三人	《尚食局使墓志》志盖
𠄎	职	章组章母	曾开三人	《郎君行记》5
𠄎	跖	章组章母	梗开三人	《耶律副部署墓志》45

为了更好地观察这两个原字的分布,我们将止开三韵母和相关韵母的拼写情况列出来,并将其与中古汉语、元代汉语(中原音韵)和现代北京话作比较,见表1。

表1 汉语止开三韵母及相关韵母在各历史时期的音值^①

音	音韵地位	止开三					蟹开三	臻开三人	曾开三人	梗开三人	深开三人
		精组	庄组	章组	知组	其他声母	知系	章组	章组	章组	章组
历史时期	值										
中古汉语		ɿ	ɿ	ɿ	ɿ	ɿ	iei	ɿət	ɿək	ɿek	ɿɛp
辽代汉语	契丹小字推定音值	𠄎	𠄎/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𠄎)	𠄎	𠄎
元代汉语(中原音韵)		ɿ	ɿ	ɿ	i	i	i	i	i	i	i
现代北京话		ɿ	ɿ	ɿ	ɿ	i	ɿ	ɿ	ɿ	ɿ	ɿ

这一分布说明了辽代汉语的一个重要音系特征,即止开三韵母在精、庄、章组声母条件下变得与其他声母条件下不同,表明其音值已经朝舌尖元音方向发展^①。这一特征和元代《中原音韵》的音系格局相同,但特殊之处在于庄、章声母条件下尚存在变异。止开三庄、章组字的韵母有**𠄎**/**𠄎**两种拼写方式,其中,**𠄎**只见于汉字音的拼写,**𠄎**则见于契汉两种语言词语的拼写。这种特殊情况同时反映两种事实:一是契丹语因缺乏汉语的舌尖元音,而存在用表示i的**𠄎**来匹配舌尖元音的情况,二是汉语中止开三庄、章组字的韵母是继精组字之后舌尖化的,部分文献用**𠄎**来记录止开三庄、章组字韵母的情况,反映了该类字韵母尚未舌尖化时的音值。

中古入声字中,臻、曾摄开口三等人声字韵母丢失塞尾,但未舌尖化,深、梗摄开口三等字现有塞尾和无塞尾两种层次(因资料限制,知系字仅存有塞尾层次),韵母元音均未舌尖化。

这样,我们可以最终确定**𠄎**和**𠄎**分别对应的汉语音类,**𠄎**对应“日母”,**𠄎**对应“止摄开口三等”。符合这一条件的常用汉字是:儿、尔、而、耳、饵、二、贰。

最常用于人名的显然是“儿”和“二”字。辽代汉语人名中,数字用于人名时,常缀于汉姓之后,如“郭三、王五”等,《耶律永宁郎君墓志》中的人名首字范围为“迎、凝”,均非汉姓,则可知第二字为“儿”的可能性最大。《故耶律氏铭石》中的人名第二字则“儿、二”均有可能,但考虑契丹文献中“汉姓+数字”式汉名总是见于男性,则其字仍以“儿”可能性更大。

当然,不管对应哪个具体的汉字,“儿”类字的音值是**𠄎**则是确定的事实。

上述人名的第二字不应是“日”。因为辽代汉语的“日”字韵母所属的韵母类别“臻开三人”尚未舌

^①中古汉语拟音参考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版;《中原音韵》拟音参考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尖化,仍是[i],其契丹小字拼写应该是**文火**。直到后世《中原音韵》的时代仍是如此,而《中原音韵》的基础方言正是辽代汉语的直接后代。

下面我们讨论表示“儿”的**文火**的具体音值。原字**火**既是由元音 i 向舌尖化方向发展而来,且可拼精、庄、章各组声母,那么将其音值推定为央高元音[i]是较为合理的。原字**文**(辽代汉语日母)的音值需要综合考察其他原字的分布来确定。原字**文**的分布与原字**禾**存在交叉。下面先确认**禾**的音值。

原字**禾**一般出现在词中或词尾,这种分布说明其音值是“VC”结构的音素组合。学界向来拟其音值为[is]^[4,7],这主要基于契丹语和蒙古语的一条对应。原字**禾**可单独表示契丹语的数词“九”,比较:

	契丹语	蒙古语
“九”	禾	jis

显然,即便契丹语和蒙古语是同源语言,二者的数词“九”存在语音对应,也不能据此直接把契丹语的**禾**的音值定为[is]。推定**禾**的音值,还需依靠更为直接的证据。清格尔泰等^[4]指出了契丹语词“孝”的拼写形式是**禾火禾火伏**(《道宗哀册》15),而汉文文献记载了该词的汉语音译是“赤是得本”(《辽史·营卫志上》),由于词形**禾火禾火伏**中除**禾**之外的原字的音值都已经基本推定,所以**禾**的音值中的辅音可以因之推定:

	契丹小字词形	契丹小字原字音值	汉语音译	汉字音值 ^①
“孝”	禾火禾火伏	tʃ ^h -i-?-ət-pu-ni	赤是得本	tʃ ^h -ji-təi-pun

将汉字音值与契丹小字原字音值对齐,可发现原字**禾**对应的部分包含辅音[j],也就是说,它的音值应该是一个元音再加上[j]构成的。由于“VC”结构的原字一般接续在相应的V元音之后,所以,既然**禾**接续在**火**[i]之后,则原字**禾**的音值中的V也应该是[i]。因此,原字**禾**的音值可基本确定为[ij]。

原字**禾**拼写汉字音时,既对应清音的生母,又对应日母:

禾	《尚食局使墓志》14行
p ^h u-ij	
“副使”(官职名)	“使”,庄组生母,止开三
禾火伏	《许王墓志》8行
phu-ij-ni	
“夫人”	“人”,日母,臻开三
禾火酒	《萧敌鲁墓志》1行 ^②
ij-io-i	
“如意”(人名)	“如”,日母,遇合三

用原字**禾**拼写汉语的生母的情况较为少见,生母更多地由原字**又**[j]来拼写。这和**又**是表示音素的原字有关。汉字的声母是单纯的辅音,用纯辅音符号拼写较为准确。使用**禾**来拼写的词语“副使”中的“使”出现在后字位置,与**禾**的分布一致,这可能是该契丹文献作者用其来拼写的原因。原字**禾**[ij]和原字**又**[j]的这一共同分布再次验证了上面关于**禾**的音值中包含[j]的推定。

汉语的生母和日母的音值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是不同的,最显著的是有清浊之别。有的契丹小字文献用**禾**[ij]拼写日母,显然是因为契丹语并没有与汉语日母等值的音素而不得不采用近似语音来匹配。上文已经讨论到契丹小字还设计了专门拼写汉语日母的原字**文**。在拼写日母这一行为上,原字

^①“汉字音值”指的是相应汉字在辽代汉语中的音值,主要根据契丹文文献中的汉语借词音形推定而来,受论文篇幅限制,这里不展开对推定过程的介绍,细节可参考傅林《契丹语和辽代汉语及其接触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②《萧敌鲁墓志》和下文《耶律廉宁墓志》引自:Wu Yingzhe(吴英喆)and Juna Janhunen: *New Materials on the Khitan Small Script*, Dutch:Global Oriental,2010。

是用 **𠂔** 自身的最近似语音去匹配日母,原字 **𠂔** 是专门设计的等值符号。这代表了语言接触中语音匹配的不同阶段和层次。

回到对原字音值的讨论上来。原字 **𠂔** [j] 虽然不等于汉语日母的音值,但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应当非常接近,我们认为汉语日母的音值应该是 [j] 对应的浊音 [ʒ], 它的等值符号 **𠂔** 的音值于是也应为 [ʒ]。其理由为:(1)契丹小字文献中,汉语生母和日母的差别以 **𠂔** [j] 和 **𠂔** [j] 来显示,用生母辅音再前附元音(同时也是浊音,容易引起后面辅音的浊化)的方法来表示日母,预示着日母的音值与生母主要是清浊的不同。(2)专门表示日母的原字 **𠂔** 是原字 **𠂔** [j] 的“加点字”,“加点字”是契丹小字中在部分原字字形上再附加点划构成的,可表示多种含义,但加点字和其母字之间一般是同音或音近关系。这种情况至少意味着原字 **𠂔** 和原字 **𠂔** 的音值是高度相关的。(3)辽代汉语的日母和生母所属的庄、章两组声母在语音演变的规则上保持一致,即止开三韵母在舌尖化的进程上,日母条件下和庄、章组声母条件下是一致的(参见上文表 1),这意味着日母的发音部位和庄、章组一致。

这样,我们可以给出辽代汉语“儿”类字的具体音值是 **𠂔** 𠂔 [ʒi]。

确定了契丹小字时代汉语“儿”类字的音值,我们再观察另外一些可能为“儿”类字音的拼写形式。先看《耶律廉宁墓志》第 21 行中的女子名:

𠂔	𠂔	廉 21
ŋ-iŋ	iʃ-i	

这一人名和上文《耶律永宁郎君》中的人名 **𠂔** **𠂔** 几乎一样,差别在于后字的第一个原字。我们刚刚讨论了原字 **𠂔** 在拼写汉字音时对应汉语的生母(赅括庄、章组的其他清擦音声母)和日母,而 **𠂔** 对应汉语的止开三韵母,则该人名的第二字 **𠂔** 的汉字范围是:

	庄章组擦音声母	日母
止开三	施豕是氏师狮 尸矢屎示视嗜 诗始试时市恃侍	儿尔而耳饵二贰

最常用于女子人名的显然是“氏”和“儿、二”,但因为该人名的第一字 **𠂔** 的汉字范围是“迎、凝”,均非汉姓,与“氏、二”不相宜,所以仍以“儿”字的可能性为最大。这样,此人名亦为“迎儿”,与《耶律永宁郎君墓志》中的人名相同,只不过用了不同的拼写形式。相对来讲,《耶律永宁郎君墓志》中的人名因为使用了专拼汉字音的原字 **𠂔** 而更接近汉语的实际音值。

再看其他实例。契丹小字《耶律智先墓志》和《梁国王墓志》中分别记述了关系为同胞兄弟的耶律礼先和耶律智先的契丹名字:

𠂔	𠂔	《耶律智先墓志》11 行,耶律礼先名
k-ou	iʃ-i	
𠂔	𠂔	《梁国王墓志》19 行,耶律智先名
tʃ-io	iʃ-i	

这都是明显的汉族式名字,耶律礼先名字的前一字 **𠂔** 对应的汉字范围是“勾钩沟狗苟够构购”,耶律智先名字的前一字 **𠂔** 对应的汉字范围是“猪著苴箸助诸煮诛蛛株拄驻柱住朱珠主注蛀铸”,考虑到兄弟二人名字的对照性,则耶律礼先名字前一字当为“狗”,耶律智先名字的前一字当为“猪”。这一推断可由两人名字的第二字来佐证。耶律智先名字的第二字 **𠂔** 的对应汉字范围已见前述,按辽代人物命名习惯,当为“屎”或“儿”,则耶律智先名当为“猪屎”或“猪儿”,同类名字在辽代文献中很常见,如《耶律宗教墓志》中耶律宗教的汉族式契丹名^①“驴粪”。辽代《崇善碑》^②中则有类似人名:张猪苟、张

^①“汉族式契丹名”指在契丹语语境中的名字,但词源为汉语。耶律宗教在契丹语境中的小名是“驴粪”,在汉语语境中的名字是“宗教”。但前者的词源显然是汉语。

苟儿、张羊儿、刘奴儿、刘唐猪儿、猪儿、王屎屹打、戴猪粪、高猪粪、李猪粪。

耶律礼先的名字第二字为 **𠵹𠵹**, 只是第二原字与耶律智先不同, 而原字 **𠵹** 对应汉语的韵母[i]:

勺𠵹 骑 《道宗哀册》2 行
ik-i 声母: 见母 韵母: 止开三

这样, **𠵹𠵹** 的音形是 iʃ-i, 它与 **𠵹𠵹** 拼写的是同一汉字的音, 只不过语音匹配的层阶不同, **𠵹𠵹** 是用专为汉语设计的原字 **𠵹** 来表现汉语的[i], 而 **𠵹𠵹** 是用契丹语固有的[i]来匹配汉语的[i]。不同的作者拼写同一字时因拼写习惯、汉语水平等不同而有不同拼式, 在契丹小字文献中是很常见的。

综上, 耶律礼先和耶律智先兄弟的汉族式契丹名有两种可能: (1) 狗屎、猪屎; (2) 狗儿、猪儿。

在契丹小字文献中, 汉语的清擦音声母[j]一般由 **𠵹** 来拼写, **𠵹** 少见, 而 **𠵹** 在拼写汉字音时, 对应日母的情况则很常见(主要是常用词 **𠵹𠵹伏** “夫人”), 考虑到这一分布, 耶律礼先兄弟的名字为上面第(2)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下面列出本文分析的几个有关汉语“儿”字的人名信息, 见表 2。

表 2 本文分析的几个包含“儿”字的人名

人名拼写	对应汉字	尾字拼写	尾字原字音值	人名类型	出处
𠵹用 𠵹𠵹	迎儿	𠵹𠵹	ʒ-i	女子名	永宁 13
杰 𠵹𠵹	王儿	𠵹𠵹	ʒ-i	女子名	故 18
兀𠵹 兀𠵹 𠵹𠵹	姑姑儿	𠵹𠵹	ʒ-i	女子名	镇 43
𠵹用 𠵹𠵹	迎儿	𠵹𠵹	iʃ-i	女子名	廉 21
𠵹火 𠵹𠵹	猪儿/猪屎	𠵹𠵹	iʃ-i	男子名	梁 19
兀𠵹 𠵹𠵹	狗儿/狗屎	𠵹𠵹	iʃ-i	男子名	智 11

参考文献:

- [1] 郑晓光. 契丹小字《耶律永宁郎君墓志铭》考释[J]. 民族语文, 2002(2): 63-70.
 [2] 刘凤翥. 契丹小字《故耶律氏铭石》考释[J]. 赤峰学院学报, 2014(3): 1-7.
 [3] 石金民, 于泽民. 契丹小字《耶律奴墓志铭》考释[J]. 民族语文, 2001(2): 61-68.
 [4] 清格尔泰, 刘凤翥, 陈乃雄, 等. 契丹小字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5]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 契丹语言文字研究[M]. 日本: 东亚历史文化研究会, 2004.
 [6] 沈钟伟. 辽代北方汉语的语音特征[J]. 中国语文, 2006(6): 483-498, 575.
 [7] 刘凤翥, 唐彩兰, 青格勒. 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The Sound of “ER 儿” of Liao Chinese in Khitan Small Script Texts

Fu Lin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rresponding between The “Yuanzi” of Khitan Small Script and Chinese sound types, the spelling “𠵹𠵹” [ʒi] that was used for names in Khitan Small Script texts can be discriminated as the spelling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儿”(ER). The Chinese character “儿”(ER) was also spelled as “𠵹𠵹” [iʃi] and “𠵹𠵹” [iʃi] which represented the other stage of the contact between Khitan and Chinese. The spellings “𠵹𠵹” [iʃi] and “𠵹𠵹” [iʃi] were the similar sounds as Chinese target while the spelling “𠵹𠵹” [ʒi] was the special symbols that were designed for Chinese sounds.

Key words: Khitan Small Script; epigraph; Liao Chinese; the sound of Chinese ER(儿); language contact layer order

(责任编辑 王 作)